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逗笑血连环

秦宝宝系列



天生孽主



逗笑皿连环秦宝宝系列®

天生孽主

溧水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

敬告读者及同业：

本社近期推出的港、澳、台作家所著的武侠、言情作品，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。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。

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；也敬告同业，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，以免引起诉讼。

责任编辑：阿 践

封面设计：明 鉴

逗笑血连环[®] (台湾)卧龙生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玉河印刷厂印刷

389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18 印张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ISBN 7-104-00578-1/I·237 定价：110.60 元

新登(京)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

秦宝宝懒洋洋地走进一条胡同，在巷底转角处躲了起来，跟踪他的汉子来到巷底苦寻不着人，正待退出，肩胛却被拍了一掌。

瘦高汉子豁然转身，见秦宝宝笑咪咪地望着他，道：

“阁下高姓大名？跟踪我有何贵干？”

瘦高汉子冷笑道：

“这条胡同是你老子开的？你来得蒋某人就来不得？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！”秦宝宝大表赞同：

“阁下一定有什么贵亲好友住在这儿，小子不敢打扰，先走一步。”

瘦高汉子阻去宝宝行止，狡黠道：

“此地无人打扰，在下有一事相商。”

秦宝宝暗地冷笑，口中却道：

“阁下太客气了，有话请讲。”

瘦高汉子大作好人状：

“如今江湖上有许多高手打你发束上苍犀角的主意，而且决意不留活口，你不如将它交给我，以保全一命。”

秦宝宝大打迷糊：

“小小一块发上装饰物有什么魅力，劳动许多高人出手？”

瘦高汉子不耐烦，喝道：

“这你就不用知道，快交出来，方是聪明之举。”

摇摇头，秦宝宝道：

“苍犀角是我娘的遗物，我爹说可以避邪，不能给。”

瘦高汉子高兴得更发疯，暗叫：

“避邪？没错，就是它，小孩子听不清，将避水听成避邪。”

想到即将到手的宝藏，瘦高汉子不禁面露贪婪之色，恶道：

“臭小子蘑菇什么，不快点拿出来，小心大爷连命取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秦宝宝忍不住大笑。

高汉子叱喝道：

“笑什么？嫌命长么？”

秦宝宝尚带笑意：

“你倒认定我会双手奉上？你的胆子可不小。”

瘦高汉子嗤嗤冷笑：

“你的靠山又硬又可怕，我不得不狠下心。”

“想杀我灭口？”秦宝宝没好气道：

“阁下刚才不是说交出苍犀角，就可保我一命？”

瘦高汉子见说溜了嘴，索性豁出去：

“少罗嗦，乖乖奉上，大爷给你个痛快，否则……”

秦宝宝帮他接下去：

“不得好死？将我凌迟分尸喂狗吃，还是干脆一把火烧了？”

怔了怔，瘦高汉子怪笑：

“难怪他们都说你聪明伶俐，如今一见果然不凡。”

“不敢，多谢赞誉。”秦宝宝道：

“阁下既明白我不是好缠之人，就不应单独会我。”

瘦高汉子嘿嘿冷笑：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脑子聪明也无法代替武力，你认命吧！”

秦宝宝见苦劝不醒，性子又犯：

“哼，用嘴巴是无法实现发财梦的，阁下想扭头走抑是想动手，请快点决定，免得双方不便。”

瘦高汉子一怔，随即狠声道：

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看招！”

“招”字犹在唇间，瘦高汉子暴张双臂，向秦宝宝抓去，认为还不是像老鹰扑击离群小鸡，手到擒来。

“第三流的！”

秦宝宝轻笑下评语，身子微旋来到瘦高汉子身侧，陡然一个大巴掌把个狂夫打了左颊现出五条红肿指痕。

瘦高汉子一声狂叫，咬牙大骂道：

“秦宝宝，今天咱们没完没了。”

冷笑一声，秦宝宝不屑道：

“少爷不爱见血腥才手下留情，阁下别不知好歹。”

瘦高汉子双目暴睁，大吼如雷：

“好个不知死活的臭小子，大爷饶不了你。”

“叭”的一声脆响起自空中，瘦高汉子不敢再托大，解下腰间长鞭，随着鞭影人已紧缩在条条鞭影中直往秦宝宝的当头扑下。

秦宝宝吃惊不小，叫道：

“‘狂鞭’蒋雨愁？”

瘦高汉子“狂鞭”蒋雨愁自得地嘿嘿怪笑，长鞭愈加疯狂地击向秦宝宝，金光乍现，宝宝也不甘示弱地手持匕首进身迎敌，半空中两下里像时光倒流般地在空中一阵纠缠不清后，才又面对面地落下地来，但见二人依然进招纠缠不停……

猛可里，秦宝宝一个顿桩式，左手快不可言地送出一掌。

“啊——”

一声不算太惨的叫声甫叫出口，宝宝聪明地点了对方哑穴。

扣好金匕首，秦宝宝笑嘻嘻道：

“我知道你很不甘心，想破口大骂，不过，我想阁下的朋友一定警告过你，若发现我的行踪，立即知会其他人，不可贪功露了行迹，如今你当务之急，就是好好用你的脑子想个理由解释因何被点了穴道，若是不幸你的朋友知道你向我动手，阁下的处境就令人同情了。事先我劝过你你不听，这叫自作孽不可活。”

“狂鞭”蒋雨愁原先怒容满面，听了宝宝一番话，遂即变了脸色，而上阴晴不定，眼光触及宝宝肩后，苍白的脸色更显苍白。

秦宝宝豁然转身，失惊结舌道：

“大……大……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潇洒却英气逼人的卫紫衣笑道：

“不来行么？悟心大师快急疯了，我只好来捉你回去。”

“哼！”秦宝宝不悦道：

“大哥就不为我着急？”

卫紫衣笑得有点不自然：

“若不急，我会兼程赶来么？”

秦宝宝这才高兴地跑向卫紫衣，双手食、中二指却出其不意地点了卫紫衣“哑穴”及“软麻”穴，卫紫衣瞠目不知以对。

秦宝宝笑眯了眼，道：

“大哥真好本事，我昨日才与明智他们分离，大哥今日就找到这儿。”

看卫紫衣猛点头，秦宝宝却冷笑道：

“就算大哥早知道这件消息，怎有这般凑巧来这条死胡同寻找我？好吧，算你厉害，看见匕首的金光，但你必须早几日就出发才能赶到此地，我确信明智他们一定昨日才肯请大和尚叔叔下山，你却一开口就提到大和尚叔叔，莫非你们曾在梦中相见？若说在路上相遇，大和尚叔叔应该会跟你一起来。”

吐口气，秦宝宝意态阑珊：

“一个人的情操，在短短二个月应该是不会变的，大哥说话的语气却没有一丝关怀担忧的意味，听在耳里反而感到有点幸灾乐祸似的。”

好奇地上下打量卫紫衣，又道：

“我不小心点了大哥穴道，大哥怎么会生气，反而显得很惊慌？还有，大哥的身材改变更大，我记得大哥的腿长是身体的一倍半，比我高两个头，如今怎么全变了，是我长高还是大哥变矮了？好吧，勉强这些全会变，双眼总不会说变就变吧，大哥双眼变小了点，眼神不再澄澈，炯炯发亮，威仪逼人，而且咱们兄弟久不见面，就算装也要装得温柔一点，可是大哥的眼神却告诉我，你对我有不良企图。”

语气愈见冰冷，秦宝宝又道：

“说了半天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么？老实说，就算只听过传说的下九流无赖，见到你，也不会相信你就是‘金龙社’的魁首，‘金童阎罗’的特殊气质，我这种天才都模仿不来，更别谈你们这些鼠辈。”

“懂么？”秦宝宝一副大人教训小孩的姿态：

“你和大哥不熟，不论正面或背影你都模仿得不像，下次记得事先来请教我一下。现在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？”

假卫紫衣满面惊惶，欲闪无力，秦宝宝右手在他脸上一戳又放下，笑道：

“我明白了，你与蒋大侠一样是自作主张模仿大哥，怕让他知道报告你的朋友，也怕我知道了，真的卫紫衣会来找你算帐，是不是？唉，好吧，不看就不看，至于你的朋友想不想看，则全凭你这张嘴能不能劝住他了？”

解下发束上的苍犀角，端举半晌，不解道：

“这块不起眼的犀角到底有何用处？害我差点没命。”

突然，秦宝宝居然将苍犀角丢给假卫紫衣，道：

“看在你辛苦假扮大哥让我高兴一下的份上，苍犀角就送给你吧，希望你能保得住它，不要成为众矢之的。”

迈开大步向前走，没几步，秦宝宝回头笑得好古怪：

“从今而后，阁下的真面目千万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的知觉灵魂在没有休假期间，是非常可怕的，小心会被认出来哦！”

秦宝宝无事一身轻地快步走，它却取笑他：

可怜的秦宝宝，真没出息，连独门标记也丢了。

总比把命丢了好吧？

我真感到面上无光，当初居然会选中你，呜呜……

哭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

笨蛋宝宝，回去你如何向方自如解释？没有了犀角计划如何进行？

唉哟，我累了，赶快回去睡觉吧！

你这小子做事乱七八糟地胡来一遍，简直想气死我。

睡饱了才有精神生气，先睡一觉醒来再气吧！

天色不早，秦宝宝不敢再迟疑地向客棧快步行去。

× × ×

“进来！”

舒舒服服睡一晚好觉，心情自然好，秦宝宝对敲门的人也就没什么恶感，亲切地请人进来，不像昨天凶巴巴的想吃人。

进门的店小二显然还心有余悸，捧着一套衣服，小心道：

“少爷隔壁的大爷要我给少爷送替换衣服来。”

喝着隔夜冷茶，秦宝宝奇怪道：

“那位爷说他认识我么？”

小二点点头，小心应是。

秦宝宝手指卧床，笑道：

“你把它放在床上好了，拿着太辛苦。”

小二依言做了，秦宝宝取了二十两银子交给他，道：

“交给那位爷，我想不起我有哪个朋友会这么好心，你对他说我无功不受禄，非亲非故不好使他破费，烦劳你了。”

又给了五钱小费，小二欢欢喜喜地去了。

换了衣衫，梳洗一番，又是个粉妆玉琢的瓷娃娃。

来到了前厅，方自如先发现到宝宝，吃惊叫道：

“宝宝，你发上犀角呢？”

客棧前厅自有不少江湖人在用膳，闻得呼叫齐向宝宝望去，心中暗道：

“原来他就是秦宝宝，传言果真没错，世间男女无人能与他容貌匹敌。”

然而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苍犀角下落，只听秦宝宝天真道：

“你不是说苍犀角会使我丧命么？所以呀，昨天我进了客房，就将它丢出窗外，今天去找就不见哩，也许被狗叨走了。”

方自如真不知该如何说他，只有叹气道：

“苍犀角是你娘的遗物，将它丢了，岂非大不敬？”

秦宝宝肃然道：

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；我爹曾经告诫我，若是因为它使我有生命之忧，必须将它丢弃，让垂涎此物的人去狗咬狗。”

方自如废然叹息：

“你爹真是怪人，对你却充满了父爱。”

秦宝宝面庞布满了骄傲，父亲被视为“怪人”，他非但不以为忤，而且觉得很光荣，放眼江湖，有几个当得起此号？

安静吃完早餐，方自如喝口茶道：

“如今没事，该回去吧，你大哥一定很担心。”

秦宝宝吐吐舌头，小声叫道：

“才不要！”

方自如失笑道：

“你沦落江湖两个多月，如今回去，你大哥高兴都来不及，不会怪你

故意丧失记忆戏耍少林三僧的恶作剧。”

秦宝宝猛摇脑袋，道：

“大哥说不定会将我关在石室半个月，面壁思过。”

大感有趣，方自如提议道：

“何不先回少林寺，过些时候再回‘金龙社’？”

秦宝宝脑袋摇得更厉害，道：

“更惨，大和尚叔叔会把我锁在屋里一个月，念经悔过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方自如豁然大笑，指着秦宝宝，道：

“活该，平常爱捉弄人，现在可尝到苦头，无家可归了？”

秦宝宝反讥一句：

“老顽童！”

江湖上赫赫威名的大侠盗在大庭广众像小孩子似的嘻笑讽刺，惹得人人注目，今得宝宝提醒，方自如不禁腼腆，实在是宝宝欺人太甚，使他一得到机会就大加取笑，失了身份。

干咳一声，方自如道：

“你无家可归，如今只有住我家了。”

扁扁嘴，秦宝宝鄙夷道：

“贼窝有什么好玩的？你自信能应付我的要求么？”

方自如闪了舌头，有点不悦道：

“随你吧，现在你已经没有危险，到处都可以去了。”

秦宝宝起身拱手道：

“感谢多日保护，告辞了！”在桌上放块碎银付帐。

方自如目送宝宝离去，心中奇怪之极：

“宝宝到底在搞什么花样，说走就走，既不走往嵩山之路，也不往北回‘金龙社’，他想去哪儿？任他一个人在江湖漂泊行么？不行，我还是知会瓢把子前来带他回去，这个惹事精也只有瓢把子才能克住他，说不定瓢把子如今人在半途哩！”

正打算追上去，方自如摸到二十两银，复又坐下，心道：

“这小鬼太可恶了，明知衣服是我送的，故作不识地要小二付来二十两银子，反正他危机已除，我又何必多事。”

“唉！”不一会，方自如又恨恨站起来，追了出去，心中埋怨：

“算我欠他的，将他安全交给瓢把子，就算还清了帐。”

想呀想，往宝宝失踪方向追去，可是——

“嘻，可怜，可怜！”秦宝宝躲在客栈屋顶，时而叹息，时而笑道：

“方大侠，你跟在我身后有点不大方便，只好请你先走，至于你想去哪儿就与我无关啦，本来想把坏人留给你进补，看在你是大哥老友的情分上，这次就便宜你，若不幸有敌人，请你多担待。”

耸耸肩，又自言自语道：

“没想到被人报恩也很累，这年头恩人不好当哩！”

他很不服气，和秦宝宝互讥：

“羞羞脸，你是哪门子恩人，还不是慷他人之慨？”

“我怎的慷他人之慨？何况我又不要求他报恩。”

“哼，救方老太的解毒丹是从少林寺来的，凭你那几手半吊子医术能为人治病，玩扮家家酒还有模似样，来真的恐怕难免泄了风啦！”

“你……欺人太甚，瞧我的医术将你的嘴缝起来。”

“嗤，笑话，如今你孤家寡人一个没人要，只剩我在陪你咧！”

“似你这般不讨人喜欢的废物，趁早给我滚一边去。”

“好个秦宝宝，要不是我随时提醒你做事要有分寸，你早去见阎王了。”

“有事弟子服其劳，你最爱居功。”

“算了，可怜的小子，眼看你就要流落街头，我也不骂你了，不过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事情是你惹的，一切后果自己负责。”

“呵呵……反正你帮不上忙，闭上嘴巴！”

“喝，莫非赶走方自如也是你计划之一？”

“然也！”

“好宝宝，乖宝宝，聪明小宝儿，快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你刚睡饱，又在做梦？”

“别嘛，咱们手足情深，你忍心看我憋得难受？”

“忍！”

“咳咳咳，我夸了你三句，你就不能透露一点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你神气？你小子想什么我会不知，凭尊脑能想出什么好计谋？”

“敢情你知道？那我们上路吧！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阁下不是无所不知，连我想什么都知道，何必为了礼节又问上一句？”

堵住它那张死要面子的缺德嘴，秦宝宝一路马不停蹄地赶路，避开往河南的大路，绕了大圈子经潼关到陕西，到了汉水，弃马渡民船到湖北老河口下船，赶得太急，已然身心俱疲。

不一日，行到汉口，热闹繁华的气息，赶走不少孤寂及贪图赶路的枯燥，找了家客棧，让委屈多日的秦氏胃享用一餐，梳洗后就往床上倒去。

大城镇不论白天或晚间都热闹得紧，客棧、茶馆林立，摆地摊的也不少，有人沿街叫卖，有的摆在巷口，形成一片安乐园。

秦宝宝自己也感到很奇怪，每当看到老百姓一副知足安乐的满足情绪，他就会觉得心情开朗，所以当心情作怪时都会出去走一走。

砰！

“唉呀！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走路不看前面，双眼望天望地，看东看西，通常会碰到个冒失鬼来相撞哥俩好，秦宝宝被一位十六七岁的高壮、面目黧黑的少年撞得头脑发昏，脚没站稳，大地暂作椅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冒失了。”

黧黑少年将宝宝扶起，一连声地道歉，秦宝宝只好道：

“算了，力气不如人，撞输你，只有作闷葫芦。”

黧黑少年似不善言词，露齿一笑，捡起地上包袱，向秦宝宝抱拳行礼再道歉，宝宝也还礼如仪道不敢，随即分手。

偶然相遇并不能代表什么，秦宝宝只觉得那人有点面熟，却也没多费理会，全心计划进行的步骤，直至天黑才回客棧。

夜阑人静，最是思亲——

秦宝宝这些天赶路不停，照理说应该甜梦数天，可是，如今他却非常想念悟心大师及卫紫衣，连带想到明智、明理、明月和少林众僧，想及

“金龙社”豪迈爽直的群雄，以及方自如为报恩奔忙。

嘟，嘟，当！

远处传来梆子声，已经二更天了。

人声突然吵杂起来——

“捉贼——捉强盗——捉贼——捉强盗……”

秦宝宝迷迷糊糊正想入睡，一点嘈杂声也听不得，坐起身念道：

“我没听见，我没听见，我没听见……”

夜深人静，蚊子嗡嗡叫都能听见，如此发自内腑的喊叫声更能使人从床上跳起来，“迷糊安睡咒”不奏效，秦宝宝干脆起身穿好衣裳，打开窗子，只见墙外烛光晃动，声势汹涌，显而易见遭窃的是个大户，家丁奉命追贼来的，一个看似总管的中年人指挥十数名家仆到处搜查贼子。

有热闹可看，秦宝宝也不在意被吵醒，心道：

“贼子既能从容出庄，本领定是不凡，此种搜查法，除非他身受重伤，否则半点用处没有；话说回来，那位贼子也好生差劲，到民家偷东西也被发觉，定是成器的家伙，不然就是学艺未满就出来乱搞的半吊子之流，这样的功夫比起方自如夜入皇宫如入无人之境，当真差劲之极，只配称为蠢贼。”

那位总管听了从人回报，低头沉思，显然搜查的结果不出宝宝所料，贼子不是他们所能应付之辈，突闻总管大声道：

“贼子可能躲入民房或客棧，陈兴、李七，你们分批各领四人分散查问民房，刘斯民你们和我进客棧查问。”

十余人面无人色地躬身答应。

秦宝宝看了不禁暗暗摇头：

“这些大户家仆平日作威作福，连晚上也要骚扰百姓，他们主人定是与官老爷交好，才敢明目张胆地搜查民房。”

眼珠子一转，秦宝宝脸孕顽皮笑意地关好窗子，上床睡了。

砰砰碰碰声不断，唉哟唉哟声不绝，住店老百姓怕事地缩在墙角发抖；脾气火爆的就与之冲突，打不过，只有大骂消气。江湖人不容人侮辱，对打数招，中看不管用的家仆只有唉叫连天了。

脸色十分难看的店掌柜敢怒不敢言，一路领来，到了秦宝宝所住的客房，敲门半天，不见回声，管家不耐烦想破门，掌柜忙阻止：

“申爷，小孩子贪睡不醒，待我再叫几声。”

“小孩？”申总管迟疑道：

“多大年纪？身材高大或矮小？”

掌柜这时才露出笑容，道：

“十岁左右能有多大，还不是小不丁点？申爷的意思是……”

申总管一挥拳道：

“是个小孩就不用查了，走，到下一处。”

众人走没二步，门依呀开了，秦宝宝叱喝道：

“大胆狗才，通通给少爷站住。”

秦宝宝装睡，想等他们来闹，也好名正言顺玩个痛快，没想到因掌柜一语，申总管过而不入，宝宝只有率先挑衅。

申总管怔了一下，对于有人敢向他叫嚣，他是好奇多于惊怒，转身正视派头十足的小孩，呆了半晌，方十分有礼地道：

“小公子，你是叫我么？”

这些日子来，秦宝宝对陌生人见了他就呆住已然学会视而不见，闻言气咻咻道：

“你们是仗着什么的狗势，半夜扰人安眠，少爷正和周小姐谈诗吟月，你们鸡猫狗叫将她吓走，如何赔偿我？”

申总管听了忙道：

“周小姐是谁？何时到你房里？背影高壮或纤瘦？”

秦宝宝扑嗤笑了起来，道：

“周小姐乃周公之千金也，家学渊源，自然梦中才能与我相会，琴棋诗画，无一不精，如此佳人，身段自是曼妙。”

申总管怫然不悦道：

“小公子原来在调侃申某。”

秦宝宝又火了，气呼呼道：

“少爷怨气未出，你倒恶人先告状，威风出个十足十，少爷很想知道，你们是从哪一个狗洞爬出来的，欺善怕恶！”

申总管修养再好，也不能在属下面前装足尊种，叱道：

“我姐夫可是南方首富，乳臭小儿休得逞口舌之利。”

啧啧有声，秦宝宝摇头道：

“狗仗人势的面目全露出来了，敢问申爷，贵府出了什么大事？”

申总管觉得这小孩真难应付，说话可以气死人，偏又问得客气，道：

“被贼子盗走一只玉龙杯。”

“玉龙杯？”秦宝宝惊道：

“玉杯上精雕蟠龙之形，乃大内高手匠人所造的玉龙杯？”

“不错，”申总管语声充满了骄傲：

“天下共有八只玉龙杯，我姐夫已得四只，你小孩儿见识倒广。”

秦宝宝存心惹事，又刁道：

“有啥希罕？不过是暴发户的自我满足罢了。”

申总管怒极反笑：

“你这小孩说话真能气死人，我没工夫和你一般见识。”

秦宝宝不屑道：

“连小孩都斗不过，不怕属下从此不再顺服你？”

申总管嘿嘿冷笑：

“你好像存心生事？”

“然也！”秦宝宝十分干脆地承认，道：

“你们将少爷吵醒，而少爷素来睁眼就想惹事，拿你们开刀，普天同庆！”

申总管不屑之极地大笑：

“你会武？小孩，你是谁家被宠坏的少爷，居然偷跑出来？”

秦宝宝大模大样地问道：

“少爷的事你没资格管，不会武功照样能教训你。我问你，你家主人既然有四只玉龙杯，为何只被贼子偷走一只？”

申总管被一个小孩呼来唤去的，面上实在挂不住，怒道：

“申爷没必要告诉你，小子有本领就使出来，否则滚一边去。”

秦宝宝面上表情古怪，似乎觉得对方很不可理喻，道：

“你前恭后倨，死要面子，风度欠佳，前后态度差太多，标准的奴才嘴脸，‘见风转舵学’研究至深，佩服，佩服！其实，说穿了不值一笑，你家主人猜疑心重，又是那个守财奴，怕一天盗贼光顾，损失惨重，所以将四只玉龙杯分处藏，是不是？那贼子也太笨了，居然只找着一只就被人发现贼影子。”

他一会儿故作恭敬捉弄人，一会儿又学大人口吻教训起来，最后对那贼子又是叹息又是瞧不起，一时倒使申总管无理会处。

见别人为他的批评感动得发呆，秦宝宝又捉弄道：

“看来我猜得没错，你家主人一定对你们十分刻薄，你们心中也很不满，只是看在能向老百姓发威做老大，所以忍了，若有一朝讨得主人欢喜，更可以到处吃白食，捞油水，主人老大我老二，很威风嘛！”

申总管等人面色渐渐难看，秦宝宝心中暗笑，嘴里又道：

“当然啦，对老板嘴脸谄媚备具，一脸忠贞；出了大宅，‘鼻孔朝天学’、‘无耻近乎勇学’就运用自如，八面威风。”

申总管脸色煞青，怒道：

“呸，臭娃儿，大胆至斯，你爹是一品大官也由不得你如此放肆。”

秦宝宝吃吃笑。

申总管怒吼道：“臭小子一再得寸进尺侮辱孙府，来人，给我捉起来。”

众家仆早已看不惯这小子得了便宜又卖乖，巴不得总管快下这声令，这时均怒愤填膺地一拥而上，“无耻乎勇学”果然不凡。

“慢着！”

秦宝宝正待出手，突闻天地一声雷，将来人震住，自然玩不起来，不禁板下脸来想教训多管闲事之人，一看清，原来是白天和他相撞的黧黑少年，不由得一怔。

黧黑少年觉得冤枉，出言喝止群殴，得罪孙大府不说，小孩还满脸不高兴地瞪着他，倒似怨他多管闲事，看清小孩面目，也是一怔。

申总管见来人又是个小子，怒气大发：

“你这黑鬼也来插一脚，呜哩哇啦乱叫，也欠揍么？”

黧黑少年义正词严道：

“在下看不惯你们这许多人欺负一个小孩子，羞不羞？”

申总管听他口气是个江湖人，忍气道：

“全怪这乳臭小儿故意找茬，一而再地出言不逊，怨不得我。”

黧黑少年不知情地乱插一脚，不由得好奇地望着秦宝宝。

“没错！”人多愈有得闹，秦宝宝故意高兴地冷道：

“这些狗才半夜乱嚷，惊走少爷梦中佳人，他们当然必须陪我玩以

资赔偿，你这黑鬼没事坏了少爷玩兴，又如何赔偿？”

黧黑少年不善辞令，一时瞪目不知以对。

秦宝宝觉得他们无趣透了，大眼珠一转，以请教口吻道：

“申爷，听你刚才所说的，偷盗玉龙杯的贼子背影十分高壮，你看这位黑鬼的背影，像不像那位贼子？”

申总管没想过敢入深宅大府偷盗，全身无损地逃出来的贼子会是个十多岁的少年，因此对黧黑少年只有愤怒没有猜疑，今得秦宝宝提醒，不禁仔细打量起黧黑少年，觉得十分像，又不敢断定。

黧黑少年没料到自己一番好意会被反咬一口，一张古铜近黑的脸庞气得涨红，怒视看来可爱其实很坏的秦宝宝。

望着少年黑面孔打量半晌，秦宝宝吃吃笑道：

“你在生气么？可惜你实在很黑，看不清脸上是不是气得通红？”

不给少年发言申辩的机会，秦宝宝又向申总管道：

“申爷是位讲理的好人，自然不会只凭着背影相像就乱冤枉人，不妨请这位黑大哥让你们进房搜查，一切就能分晓。”

申总管此时觉得这小孩十分善解人意，自然顺从他的主意，对少年道：

“敝府今晚被窃走一只玉龙杯，苦寻不获贼子踪迹，因此怀疑他可能躲入民房或客棧，阁下是否能让我们进房搜查？”

黧黑少年站出来自有一股声势十分唬人，冷道：

“你们是官府么？胆敢如此放肆骚扰百姓。”

申总管冷笑道：

“在南方我姐夫好比官府，你是怕被我们搜出贼赃？”

秦宝宝替他加油道：

“对，我说黑兄，让点步和气平安，否则没完没了。”

黧黑少年顿脚道：

“好，若是搜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会让你们一个个学狗爬。”

秦宝宝大作好人，附和道：

“对，我做证人，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”

黧黑少年向他怒目而视，宝宝不在意地还他个鬼脸。

申总管率众进黧黑少年房里，秦宝宝自己也跟了进来，只因少年背影